

儿童小说的构思和人物形象

儿童文学讲座之二

任大霖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105

10(8)1
021

儿童小说的构思和人物形象

任大霖 著

陈清之 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4号

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书号：文10015 (成人)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6 印张1 1/9 字数18000

1962年5月第1版 196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—3,000

统一书号：R10024·2999

定价：(8) 0.13元

316

一、談 構 思

“……我是一个小学教师，天天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，对他们的生活是比较熟悉的。少年儿童生活中，有不少感动人的事，这些事都反映了新中国少年儿童的道德品质，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题材，因此把它们写成小说。但是编辑同志看过我的习作后，却说构思不新，反映生活不够深刻。那末，应该怎样构思呢？怎样在生活中选择题材，提炼主题呢？……”

上面的一段话，是从一位青年习作者的信中摘出来的。他提出的问题，也是其他一些作者所同样存在的。确实，从编辑部收到的来稿中看，儿童小说的构思，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。不少作品，尽管反映的生活是很有意义的，作者也具有一定的文字水平，但由于构思不佳，内容就显得一般化、平庸。

一部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，自始至终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。具体说来，不同作者、不同作品的创作过程都是各不相同的，但如果要加以分析，也可以找出共同的规律。已故的苏联作家法捷耶夫在《和初学写作者谈谈我的文学经验》一文中说：

“我觉得，任何艺术工作的过程都可以假想地分为三个时期：（一）积聚素材时期，（二）构思或者‘酝酿’作品时期以及（三）写作时期。”^①

如果这三个时期确能概括一般的写作过程的话，那儿童小说的创作，当然也必须具备这三个工作过程，而不可缺少。可是，从有些作品看来，有些青年习作者却往往忽略了第二个时期，即“构思”作品的时期。他们在写作过程中，往往缺少成熟的构思，对生活中找到的素材还没有经过充分的思索，主题思想还没有很好的提炼，看见有一点动人的东西，立即提笔写作，以为“写”就是唯一的创作过程。由于构思不好，写出来的作品也就容易产生一般化的缺点。例如有些小说表现少年儿童的优秀品质，总是写孩子在路上捡到一支钢笔（或多少钱）然后在路上等了很久，终

^① 《苏联作家谈创作经验》，中国青年出版社版，第47页。

于交还了失主。自然，现实生活中发生了这类事是动人的，具有积极的意义，但作为文艺作品，如果不加以提高，写来写去老是这样，就不能算是好作品了。

有同志说：“是的，我自己也感到这些故事平淡，人物不突出，可是生活中总是发现不了更好的材料，找来找去都是这么平淡，这怎么办？”这些同志以为文艺作品的“材料”是在生活中“现成”地摆着，似乎只要一发现，把它写到稿纸上，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好作品。显然，这是一种简单化的看法。因为文艺作品虽然是现实生活的反映，但总是比现实生活更集中，更概括。在生活中找到一个现成的材料，无需作者构思加工，原封不动搬上作品，就成为一个好作品，这样的事我们虽然不敢说没有，但至少是很少的。并且，即使生活中真的有比较现成、完整的题材，在写作时，也总是或多或少地经过一定加工的。

鲁迅先生在《我怎么做起小说来》一文中，谈到他的小说，“所写的事迹，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，但决不全用这事实，只是采取一端，加以改造，或生发开去，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。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，没有专用过

一个人，往往嘴在浙江，脸在北京，衣服在山西，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。……”

这里所说的“采取一端，加以改造，或生发开去，”以及“嘴在浙江，脸在北京，衣服在山西，”等等，也都是构思的过程。可见，有些同志希望在生活中找到“现成”的材料，无需加工、提炼，就是一个好的故事，能写成一篇好的小说，只是一种简单化的想法而已。

有些同志说，构思的重要性我们也认识到了，可是究竟应该怎样构思呢？缺少具体的办法。

“应该怎样构思？”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。因为各种不同体裁、不同内容的作品，有各种不同的构思，况且每个作者还都有他不同的风格，正是在构思上，显示出每个作者的创造性。要用一个公式来说明构思的方法，恐怕是办不到的事。

这里，只能根据我的点滴体会，谈一些粗浅的看法。首先，我觉得构思的一个主要方面，就是提炼主题。也就是说，作者在生活中发现了一些素材，觉得可以写，有了“创作冲动”，就需要从这些素材中提炼主题，发掘它的真正意义，使作品具有高度思想性。是浮面地反映生活，还是深入地概括地反映生活，这主要就决定于构思。

儿童文学的任务是对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，儿童小说的主题必须明确，符合儿童的思想实际，进行现实的教育。因此，儿童小说的构思，也就必须特别注意主题的提炼。

为了说得具体些，让我们以苏联著名儿童文学家盖达尔写作《铁木儿和他的队伍》这篇小说的经过，来看看他是怎样一步一步提炼主题的。

盖达尔写《铁木儿和他的队伍》，既不是凭空想出来的，也不是在生活中找到了一个现成的故事，搬到作品中去，就成了这篇小说。在实际生活中，他观察过少年儿童们有趣而有意义的游戏，然后在这基础上，经过一步一步的提炼，才写成了这篇小说。

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曾讲到过这么一回事：在《铁木儿和他的队伍》出版前两年，有一次盖达尔去看他。当时他儿子病得很凶，他们为了找一种少有的药，忙得精疲力尽。盖达尔知道这事，就打电话回家，把他院子里的男孩子都叫了来，叫他们分头到各处去买药。最后，有一个孩子买到了这种药。盖达尔临走时对巴乌斯托夫斯基说：“你看怎么样，我这队人还行吧？”我们可以猜想，这一群孩子的活动，大概就是《铁木儿和他

的队伍》的原始素材了。

作家弗拉叶尔曼也想起这么一回事：还在盖达尔写《铁木儿和他的队伍》很久以前，他跟朋友们说过：“世世代代，孩子们为什么老扮强盗玩呢？仔细想想，抢东西什么时候都被人看成坏事，要受罚的。再说孩子们是敏感的人，玩了总会受点影响。问题在另一方面。孩子们扮强盗玩，是玩追求自由的游戏，体现着人类对自由从不间断的追求。在旧时代，经常通过强盗来反映被压迫人民的反抗。苏联孩子生活在另一种环境，生活在跟过去任何时代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时代，因此他们有不同的游戏。他们用不着扮反抗国王射手的强盗玩。他们要玩一种帮助苏联军队跟强盗斗争的游戏。”^①

这些材料很有价值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盖达尔怎样一步步构思《铁木儿和他的队伍》这篇小说，提炼这篇小说的主题。从这里，我们可以知道，虽然盖达尔观察、了解他院子里的男孩子们的活动，已经相当熟悉，但他并没有马上提笔写作，而在进一步的构思，把孩子们的活动，提炼

^① 这一段话以及上面巴乌斯托夫斯基讲的事均见《铁木儿和他的队伍》（任溶溶译）一书中《关于这本书》一文。

到更高的思想意义上去，而且把它跟孩子们的游
戏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联系起来。正因为构
思的成熟，《铁木儿和他的队伍》这篇小说才不仅
是一篇一般地反映少先队员帮助别人做好事的生活
故事，而是一篇更集中，更概括，也更丰富深刻
的反映少先队员精神面貌的作品。

当盖达尔写《铁木儿和他的队伍》那一年
(1940年)，地球上已经烧起了战火。从那一年他
的日记中看，他的心中已经对战争有了高度的警
惕性。因此，我们从《铁木儿和他的队伍》中看
到，少先队员们特别热心地帮助军烈属，而这也
是热爱祖国、保卫祖国的具体行动。从这里，可
以知道，盖达尔在动笔写作时，对他的材料又作
了进一步的提炼，赋予更深刻更现实的意义。这
就是为什么《铁木儿和他的队伍》出版后，能在苏
联、在各国的小读者中发生这么强烈的感染作
用，影响了千千万万个少年儿童，使他们以铁木
儿作为自己榜样的原因。

可见，《铁木儿和他的队伍》这篇小说，主题
是一步一步地深化，一步一步地提炼的，这过程
延续了很久。并不象有些同志所想象的那样，在
生活中“发现”了一个完整的故事，照搬到作品

中去就成。

要认识生活现象所包含着的真正的意义，提炼主题，使作品具有高度思想性，作者必须具有较高的政治思想水平，能够看得深，看得正确。这可以从马烽同志写《韩梅梅》这篇小说的经验来看。《韩梅梅》，这是一篇思想性、艺术性都较高的作品，在教育少年儿童热爱劳动、热爱农村这方面起了显著的作用。但是马烽同志在写《韩梅梅》这篇小说以前，曾写过一篇同样主题的小说，而结果却没有成功。他分析这篇没有成功的小说时说：“本来这样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可以写，但由于自己思想水平低，对这些问题认识不明确，因而其中流露出一种对这个留在村里的高小学生惋惜的情绪。好象留在村里参加农业生产是一种‘伟大’的牺牲。”因此他就把这篇小说“压在抽屉里了”。①

后来，马烽同志又在农村了解了不少关于这个问题的新的情况，看了有关的指示和社论，这样使他记忆中的一些材料和一些人物又逐渐活起来，“根据我所掌握的材料来看，我觉得打通高小

① 见《关于〈韩梅梅〉的复信》一文。

毕业生的思想，使他们认识到参加农业劳动的意义和重要性，比较还容易一些。而在他们参加了农业生产之后，如何和那些旧思想作斗争；如何克服工作中所遇到的重重困难，却是个比较不容易解决的问题。我知道有一些高小学生，凭着一股热情参加了农业生产，但在遇上那些情况之后，便打了退堂鼓。根据我这样的理解，我便把这个问题作为了小说的中心。”^①也就是说，马烽同志在进一步深入生活，提高认识的基础上，对他原先写过的素材重又作了一番构思，更好地提炼了主题，终于写出了《韩梅梅》。

其次，必须说明：构思并不是抽象的理论分析过程，而总是和安排故事情节、塑造人物形象等等艺术创造结合起来的。也就是说，构思还是一篇作品得以产生的艺术上的主要劳动过程。儿童小说的构思，在艺术上还需要特别注意，使作品有明快的调子，完整而严谨的结构，巧妙而引人入胜的情节，以及生动、鲜明的人物形象（关于形象，下面要专门谈）。

让我们看一看《表》^②这篇儿童小说的构思。

① 见《关于〈韩梅梅〉的复信》一文。

② 《表》，班台莱耶夫著，鲁迅译。

它的内容是描写一个“流浪儿童”的转变。起先，这个流浪儿不诚实，拿了别人的表，不肯承认，在教养院里，经过集体生活的影响，终于认识了自己的错误，成为一个诚实的少年。处理这样的题材，如果构思得不好，很可能成为一篇一般化的作品；我们平常也读到过不少这类的作品，内容总是先写儿童贪了小便宜，甚至偷了东西，接着在辅导员（或老师、家长）的一番教育（往往是一席谈话）后，认识了错误，痛哭流涕地交出了“赃物”等等。显然，这些作品反映生活是浮浅的，艺术上也缺少真正的感染力。可是《表》的作者却能紧紧掌握住儿童文学的特点，一开始就出现了矛盾：流浪儿彼蒂加从醉汉那儿拿了一只表，想把表据为己有。而这时恰恰他被送进了教养院。于是他千方百计想带着表逃走。由于故事情节发展得快，矛盾突出，线索单纯，人物少，所以作品一开头就确立了明快的调子，吸引了读者。

《表》的故事情节是安排得很巧妙，很能引人入胜的。作者不是浮面地描写彼蒂加的缺点和转变过程，而是抓住了表这个“矛盾体现物”来做文章，通过他对表的态度，以及表的得而又失，失而又得的曲折过程，写出了彼蒂加的思想。一

心要逃跑的彼蒂加，为什么又留在教养院里呢？因为他的表埋在院子里，而新堆上去的大批木柴压住了它，在木柴用尽以前，他只能待在教养院里。后来，院长要孩子们把木柴搬到木板房里去，于是一向关心着清除院子的彼蒂加就工作得比大家都起劲。就这样，他被选为小干部了。——作为“转变”的开始，这样的情节安排是很合理、很自然、也很符合于人物性格发展的。彼蒂加既做了干部，管理大家的生活，他生平第一次感到自己受人信任，受人尊敬，第一次感到自己是集体所需要的一员。从这时起，在他身上就开始了真正的转变，决定性的转变。他再也不想逃跑了。他把经过千辛万苦才保存下来的表，还给了失主。他终于成为一个诚实的少年。

《表》的艺术构思所以巧妙，就在于作者把彼蒂加的转变和表的“命运”紧紧地结合起来了。通过得表、失表的过程，把彼蒂加的思想发展，鲜明地描写出来，而在人物和事件的处理上也很简洁，没有枝枝节节、拖泥带水的东西。在故事情节上，又是曲曲折折的，一会儿得了表，一会儿失了表，一会儿又得了表，一会儿又埋了表，一会儿表又被木材压在下面……读者很难猜想：下

面将会怎样？这就是作品在艺术上的成功之处。

在我国创作的儿童小说中，《枪》^①这篇作品的构思也是比较巧妙的。这篇小说表现了山东老解放区王家庄儿童团员们的优秀品质，他们在抗日战争中，配合八路军和民兵，站岗放哨，和敌人斗争，为革命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，并且在这些活动中成长起来，发展了革命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。作品并没有全面地、平列地描述他们的活动，而是通过了“枪”这一条主线，开展故事，刻画人物，表现了主题思想。王家庄的儿童团员们多么希望有一支枪啊！他们“简直想枪想得着迷啦”！可是，在当时的条件下，正象张区长对他们说的，“咱们一没有兵工厂，二没有人借枪给咱们，”就算有了枪，也顾不上他们儿童团呢。没有办法，他们自己想出了一个办法，跑到敌人的据点里去，冒着危险，从一个汉奸的儿子那里夺来了一支手枪。这一下，他们的心，“快乐得要飞到九霄云外去啦”！……后来，后来怎样呢？真想不到，他们居然把这支枪献出去了，献给了八路军的孙营长了。

① 《枪》：王世镇作，收入1956年《儿童文学选》。

当张区长问：“你们不是要枪站岗吗？”儿童团长就说出了这么一句话：

“八路军比儿童团更需要枪！”

这一句话，就把作品的主题思想点明了；这一句话，也就把儿童团员的性格和优秀品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就作品的构思来看，由于自始至终贯串着“枪”这条主线，干净，单纯，明快，曲折，同时，由于儿童爱枪是一个较普遍的心理现象，所以《枪》的故事也就能始终引起小读者的兴趣。

和上述两篇小说的构思相比，有些艺术构思平庸的作品，或者是枝节繁多，东一条线，西一条线，读者看了半天，还摸不着头脑，也就把作品的中心思想给湮没了。或者是故事单调平直，“一根肚肠通到底”，没有波折、发展，读者看了开头就能知道结尾。——总之，这类构思不好的作品，都会窒息了读者的阅读兴趣，也就谈不上发挥深刻的教育作用了。

自然，这里举出《表》和《枪》作为例子，来谈谈构思在艺术方面的重要作用，绝不是说，所有的儿童小说都必须象这样构思。恰恰相反，《表》有《表》的构思，其他作品有其他作品的构思，我

们只能从它得到启发，而不能生搬硬套。因为上面已说过，不同的作品，不同的作者，有各种不同的构思。构思的巧妙，正说明了作者的创造性。例如，《罗文应的故事》^①《小黑马的故事》^②《鸡毛信》^③《韩梅梅》等小说的构思，就都有它们的特点，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去学习。

总之，我们青年习作者，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；必须深入生活；（因为，如果生活贫乏，也就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炼。）并且多多阅读各种优秀的作品（包括儿童小说），去研究它们各种不同的构思，从中得到启发。经过艰苦的劳动，我们才有可能构思出好的作品。

二、談 形 象

一篇儿童小说的成败与人物形象是否鲜明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。我们看到不少来稿，主要问题正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。这里先来探讨一下塑造儿童形象的问题。

谈到这个问题，不能不谈谈如何恰当地表现

① 《罗文应的故事》：張天翼著。

② 《小黑马的故事》：袁靜著。

③ 《鸡毛信》：华山著。

儿童的作用。我们看到，在有些作品中，少年儿童的作用被不恰当地夸大了。他们或者担负着孩子力不胜任的工作，或者完成了孩子所不可能完成的英勇业绩。例如有一部小说，就描写一群少先队员参加炼铁的生产，他们跟钢铁工人展开了竞赛，接着，小说就尽力地渲染了少先队员们的冲天干劲，在他们“夜以继日”地奋力劳动后，结果，他们的出铁量居然超过了钢铁工人，在这场竞赛中获得了优胜。作品的结尾自然是大大地歌颂了孩子们的优秀品质，还写到钢铁工人如何对他们表示钦佩等等。这部小说中的少年儿童，他们的作用可以算是非常“突出”了，但由于作品的内容脱离了实际，违反了生活的真实，因此作者所大力描绘、热情歌颂的少年形象，却是架空了，不真实了，这样的形象对读者来说，是缺乏说服力的，是人们所难以置信的。

这自然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。但是，作者为了努力突出少年儿童的形象，对他们的作用作了不恰当的夸大，这种倾向，却不是个别的，而在某些作品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。

同时，和上述情况相反，还存在着另一种倾向，这就是把少年儿童估计得过低。某些作品，